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貞烈女子

王秀文，一字繡雯，金陵人，住鈔庫街。父於縣署中為書吏，家頗小康。女幼工刺繡，兼通書史。同里有項生者，係出世家，父邑中名下士，收藏書畫骨董甚夥，與女父素相識。女父仰其聲望，時與往來。或持玩好器物，就相質證，周鼎商彝，入手立辨，作贗者幾不能售其欺。一日，項父過女家，女適在庭前澗欄觀芍藥，見其美麗幽靜，異之。問其年，則只有一齡。適女父自內出，因曰：「此即君家女公子否？何修而得此？」女父笑曰：「此我家女相如也。」乃呼之立座側，舉止嫺雅，殊不類尋常女子；兼以眸凝秋水，頰暈朝霞，端穆中自饒媚態；試以唐詩，誦白香山《長恨歌》，瑯瑯上口。須臾，女人，因問曾受聘未。女父答以擇快婿難，故尚有所待。翌日，女父得一玉，弗辨何代物，持以示項父。爰呼生出見。年雖不逮舞象，而揖讓周旋，頗中禮節；握管能作四體書，又能識漢魏晉唐碑文。項父指子曰：「以此作君家坦腹，何如？」女父曰：「特慮君戲言耳。得婿如此，亦復何求！」兩家遂以一言為成約，項父即授金環於女作納聘禮。

越一年，項父患病死，殯殮喪葬，一切皆女父為之摒擋，其費不貲。服未闋，生母又卒。連遭大故，家遂中落，然圖書物玩，猶未至斥賣也。無何，有盜夜入其室，洵洵索物，無所得，盜魁忽見諸碑版古銅器，大喜曰：「此比阿堵物更勝十倍！」盡括室中所有，捆載以去。生由是不名一錢，幾至窮困無以自存。女父陰有悔婚意，母以商之女，女不可；或借事諷之，持之益堅。女父母知其志不可奪，約以後勿以直告女。生屢至門，皆拒弗納，反使冰上人謂之曰：「汝年長矣，盍自振作？王家女豈將以丫角老耶？」且請婚期，促之再三。生無以應，但以家貧不能備六禮辭。生友范笏堂，豪俠士也。聞其言，憤然曰：「此豈求婚帖哉？直來索離書耳。大丈夫何患無妻，豈能受市儈齷齪氣！渠若再來，當飽以老拳。」未越月，冰人果至，言囁嚅若不能出口，先探袖出巨金置几上，指謂生曰：「能從吾言，當以此奉君壽。」生請其說。冰人曰：「王家女兒嬌惰素慣，父若母視同掌上珍，安能借君咬菜根、糠核哉？倘嫁子，不過數月新婦，當見翁姑於黃泉矣。君如肯給以離書，俾終老于家，亦無量功德事。此金所以報也。」生聽未畢，拍案作色而起，曰：「汝視我豈鬻妻者哉！乃以利我！直告汝：彼女即欲從我，亦不能認此負心人作岳父！離書即刻畀汝！」濡墨揮毫，頃刻立就，即以紙裹几上金，擲諸門外，揮其人出，遽闔扉焉。頃之，范至。生憤訴顛末。范曰：「如何？我豈妄哉？果不出我所料。然此地子不可居矣，當出外建非常事業，以一洗此恥。」生曰：「阮囊中不名一錢，其何以供旅資？」范曰：「資斧我可任之，惟功名之途，子宜自擇：若欲掇巍科，冠多士，宜至帝都攻帖括；若欲立功徼外，馬上得官，則莫如投筆從戎，馳驅疆場，贊襄幕府，立致顯爵，亦復何難。」生曰：「有表戚在滇南軍營，當往依之，冀得尺寸功。」范曰：「善。」乞貸親友，得百金，以贖生行。

女父自得生離書，日夕托媒灼擇佳耦，詭言有第二女，年甫及笄，能書畫，嫺吟詠，以西國映法繪圖，遍乞名流題詠，實以炫其女容貌之麗，則富室豪門求之者必眾也。果有潘氏子者，軍門之介弟也。時新喪偶，擬續鸞膠，於某太史處見女小影，倚欄小立，微笑拈花，妍姿豔態，舉世無雙，歎曰：「得婦如此，亦足矣！」詢為書吏女，頗以門戶為嫌，拚納重賄，覓為小星，告之媒氏。媒氏利其成，姑婉其詞以聳女父聽。女父惑之，竟許焉。問名納彩，禮幣既盛，輿從亦多，耀於里閭間。女父恐女有所聞，預遣女往戚串家，故女不及知也。待屆親迎日，以魚軒逆女歸。時香燈彩仗，爛其盈門，笙管既奏，乃始告女，謂女曰：「汝自此可受榮華、享富貴矣。否則一世作貧家婦，豈尚有生人樂趣哉？」女聞，如喪魂魄，涕泣不可仰。催妝樂闋，內外皆促女登輿，而女已取昔日所聘金環吞之至腹，奄然待斃，氣息僅屬，多方營救，竟不可治。賓客睹此情形，■徨散去，去嘉女志之烈，或有唾罵女父母為非人者。潘氏子聞之，興索意沮。

女死三日猶未殮，顏色如生，屍發，異香聞於衢路。方舉■進門，一道士忽隨之俱入，羽衣星冠，狀貌清奇，髻長過腹。見女父，曰：「若以女公子畀我，我能活之。」女父叱之，謂道士必妖人也，將以此豔屍行採煉術。道士笑曰：「余此來為汝補過。汝女非項生妻哉？項生今貴矣，不日歸來，將與汝索婦，汝其何以應之？汝之所為，人頭而畜鳴者耳，本不應有此貞烈女子日後奉養汝；特余知之，義不容小救。」因取水一甌，傾葫蘆中藥少許，灌入女口。俄聞女喉間作輓聲，眙然大吐，金環隨出，啟眸微視，曰：「此豈尚是人間耶？頃有星官送我來，謂余與項郎終成夫婦，可少待之，佳音當不遠也。」女既蘇，眾方環視，女悲喜交集。忽失道士所在。眾謂此必神人也，額手交慶，焚香頂禮。越日，項生果歸，戎服鮮衣，驕騎赫，蓋已保升至監司大員矣。

先是，生仗劍以出也，匹馬達滇南，直詣戚營。其戚以副將銜統偏師，多黔蜀勇士，屢立戰功，自成一隊。見生至，甚喜，曰：「軍中正少司筆札者，汝來甚佳。」於是文檄往來，咸出其手，弓衣句滿，盾鼻墨濃，上游群知其才，一月三遷，不數年竟擢是職。

一日，方在營草露布，忽有道士來謁，曰：「君有世緣未了，當急請假歸，或可及也。」生正欲研問，則上司給假文書已至。道士命選僕役，具行李，並馬出營。道士以袂障日影，曰：「暫假汝縮地法，今夕可至廿四橋邊，觀二分明月也。」把袂一揮，紅日西匿，但見林木廬舍歷歷，俱從眼底瞥過。約三四時，曰：「至矣。」則已在揚州城外。回顧道士已杳，因詫為遇仙。乃覓旅舍暫憩。天明買渡江，抵金陵，日猶未晡也。道路間藉藉談女吞環更生事，異之，恍然悟曰：「仙之命我歸也，其以是載？我曷可負我賢妻？」急詣邑令，白其故。令促召女父至，命即日設青廬，成吉禮，一切鼓樂供帳，皆縣為之備，咄嗟立辦。並饋扁額，旌女之門，表之曰：「貞烈女子」。一時發之詠歌，表揚其事者，長篇短簡，美不勝收。有《金環曲》最佳，並錄於後云：

王家有女字秀文，少小綽約蘭蕙芬。
項郎名族學詩禮，金環為聘結婚姻。
□餘年來人事變，富兒那必歸貧賤？
一朝別字豪貴家，三日悲啼淚如霰。
手摘金環自吞食，將死未死救不得；
柔腸九曲斷還續，臥地只存微氣息。
詎料神人賜靈藥，吐出金環定魂魄。
至性由來動彼蒼，一夜銀河駕烏鵲。
嗟哉此女貞且賢，項郎對之悲復憐。
朝來笑倚鏡台立，代繫金環雲鬢邊。